



朱熹《诗经》 解释学研究

On Zhu Xi's Hermeneutics of *Shijing*

郝永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熹《诗经》 解释学研究

On Zhu Xi's Hermeneutics of *Shijing*

郝永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 / 郝永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325-7394-3

I. ①朱… II. ①郝… III. ①古体诗—诗集—中国—春秋时代②《诗经》—研究 IV. ①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2144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

郝永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7.75 插页 2 字数 483,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394-3

B·879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2FZW0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束景南

我以前在研究宋代经学时曾经说过：“中国经学由汉学向宋学的划时代转型，实际是宋儒发动的一个新的儒家‘经典诠释运动’。”从解释学（诠释学）的文化视角看，同汉唐保守复古的“汉学”经学不同，朱熹的“宋学”经学，构建了一个疑古革新的经学解释学体系。特别是他的《诗经》学，更强烈地体现了这一“宋学”的经学的根本特点。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朱熹的《诗经》学成了宋代经学研究的热点，出版了不少引人注目的专著。但总的看他们还多集中在对朱熹的《诗集传》的研究上，就一些重要问题如反《毛序》、淫诗说、六义说等展开专题探讨，仍缺少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不少问题仍没有搞清楚。现在，郝永博士的《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的出版，可以说终于弥补了这一研究的缺失与不足。这本书是作者历经十余年思考研究精心结撰的佳作，对朱熹的《诗经》学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开拓了研究朱熹《诗经》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思路。我以为这本书的创新突破，突出表现在这样三方面：

第一，解释学（诠释学）的文化视角。如何给朱熹的《诗经》学思想体系定位，这是一个大问题。前人的研究往往从小处着眼，较多注意考辨朱熹有多少篇反《毛序》说，有多少篇仍用《毛序》说，有多少篇是“淫诗”等，判定朱熹的《诗经》学是怎样一个反《毛序》或黜《毛序》的经学体系，对朱熹的《诗经》学仍缺少总的体系上的把握。郝永博士从解释学的视角，明确指出朱熹的《诗经》学是一个理学化的解释学体系，他是用理学来诠释一部《诗经》，达到了经学与理学的相融，所以朱熹的《诗经》学“其旨归不是文学而是理学，其方法不仅是‘我注六经’，更是‘六经注我’。故朱熹的《诗经》学，是扬弃旧学而回归《诗》三百篇的诗歌本体论后的理学解释学”，这种看法是很精辟的。事实上，中国古代十三经的经学体系本就是一个儒家经典的解释学体系，不同时代的经学，都是对儒家经典的一种诠释，如果说“汉学”的经学是对儒家经典的一种经学化解释，那么“宋学”的经学就是对儒家经典的

一种理学化解释。郝永博士认识到朱熹的《诗经》学是一个理学化的诠释学体系,所以他由此对朱熹的《诗经》学多有新的发见:前人从朱熹的《诗经》学中看到的是经学与文学的相融,郝永博士却看到了经学与理学的相融;前人从朱熹的《诗经》学解经方法中看到是义理解经的特点,郝永博士却从朱熹的整个《诗经》学解经方法(求经本义,涵咏解诗;多维视角,哲学、文学、史学结合解诗;章句训诂与义理解经相结合)中都看到理学解释的解经特点;前人主要从《二南》中看到以理学解《诗》的特点,郝永却从朱熹的《二南》诗学、《风》诗学、《雅》诗学、《颂》诗学中都揭示出了朱熹以理学解《诗》的鲜明特点等。我以为探明朱熹《诗经》学的理学解释学特点,对研究整个“宋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从发展中探讨朱熹的《诗经》学思想体系。前人对朱熹的《诗经》学多是作静态的研究,即注重研究《诗集传》中的《诗经》学思想,而对《诗集传》以前与《诗集传》以后的朱熹的《诗经》学思想的演变、发展未予注意。郝永博士精辟独到地提出了朱熹《诗经》学三期发展说:初期主《毛序》的《诗经》旧学(见《诗集解》),后期黜《毛序》的《诗经》新学(见《诗集传》),晚期新说深化的《诗经》学(见《诗传遗说》)。我觉得郝永博士的三期说提供了研究朱熹《诗经》学思想的新思路、新空间,值得注意。郝永博士自己在这方面已作了极大的开拓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他第一个充分利用了《诗集解》与《诗传遗说》中的重要资料(前人多不重视),完整展现了朱熹《诗经》学思想形成发展深化的历程。特别是对朱熹在写成《诗集传》以后(淳熙十二年以后),朱熹对《诗经》的新认识、新解说,郝永博士作了多方面的开掘,如在章句训诂解经方面,指出朱熹注重名物训释,训字释词(音训、义训),语言表达与章义篇旨,对兴、比、赋之体的修整,提出了“叙事诗”理论;在义理解经方面,朱熹提出了疑正、变《风》说,以“情有可原”解诗,疑正《风》说,进一步强化理学化的解释等,都是发人所未发。

第三,对朱熹《诗经》学体系的全面系统研究。前人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多是一种“问题”研究,就朱熹《诗经》学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专题研究,尚不能完整展现朱熹的《诗经》学思想体系。郝永博士从“问题”研究切入,进而对朱熹的《诗经》学作了全面、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他把朱熹的《诗经》学体系分为《二南》诗学、《风》诗学、《雅》诗学、《颂》诗学等类型,展开各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众多新说。如:(1)在《二南》诗学上,认为朱熹的《二南》说是《诗经》学理学化的标志,是理学统摄下的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解释学;(2)在《变风》诗学上,指出朱熹的《变风》说由地域风格论、创作主题论、淫诗论、理学二论等方面所组成;(3)在《雅》诗学上,指出朱熹虽然也将

“雅”别之以大小、正变,但却引入了音乐说,而不独从汉唐毛郑《诗》学的政事说;(4) 在《颂》诗学上,指出朱熹在接受前人宗庙祭祀乐歌的同时,又提出诗篇内容上的理学内涵,认为《颂》诗诗篇内蕴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他从《颂》诗中解读出了以民心为本的文王与天同体的“文德”,后稷的无私、平等、奉献的“农德”武王的豪迈智慧、勇敢果断的“武德”,成王的忠诚勤政、谦下自省的“成德”等。也都是独到的创新之见。

我觉得郝永博士研究朱熹《诗经》学的新思路,值得我们重视。在这一方面郝永博士的研究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有很多问题还可以深化下去。如从《诗传遗说》中看朱熹晚年深化期的《诗经》学思想的发展,是很有见地的,但这里尤需要有确凿资料的支撑,如果能从《诗传遗说》以及《朱子语类》中系统整理出确是朱熹晚年的语录文献资料,那么我们对这一问题就可以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有更多新的发现。相信郝永博士会注意到这一问题,沿此再展开新的深入探讨,将会有更新的成果问世。

束景南

2014年10月8日序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启真名苑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朱熹《诗经》学形成的背景	10
第一节 儒学重建的历史必然	10
第二节 疑经惑古的学术新思潮	11
第三节 新思潮下的《诗经》学	12
第四节 朱熹时代的《诗经》学	13
第五节 朱熹自身学术的构成	15
一、文学维度	15
二、史学维度	16
三、理学维度	18
第二章 朱熹《诗经》学方法	20
第一节 以“诗”解《诗》	20
一、“涵泳”以解《诗》	20
二、以“诗”解《诗》新成就	25
第二节 集众“善说”以解《诗》	27
一、破今古文经界	28
二、兼取当代“善说”以解《诗》	30
第三节 音韵、章句训诂与义理结合以解《诗》	55
一、汉唐的小学工夫	56
二、宋人的义理化倾向	58
三、章句训诂和义理结合法	61

第三章 朱熹《诗经》学发展历程	64
第一节 主——疑——黜《序》：从《诗解》到《诗传》	66
《诗解》的二《南》学	66
第二节 《诗解》“淫奔之诗”思想	73
一、《诗解》确定为“淫奔之诗”的篇章	74
二、《诗解》于“淫奔之诗”倾向不明篇章	78
第三节 《诗解》的《雅》诗学	81
一、“上下通用”的“燕乐”之篇	82
二、“劳者歌”之篇	82
三、正小《雅》错脱于变小《雅》之篇	83
第四节 从《遗说》看深化期《诗经》解释学	89
一、章句训诂	90
二、义理学	100
第四章 朱熹对汉唐旧《诗经》学的扬弃	117
第一节 批《序》概述	118
一、《大序》有不满人意处	119
二、《小序》全不可信	122
第二节 致《序》谬戾之因一：作者的认识论	124
一、不明文质	125
二、不通于理	145
第三节 致《序》谬戾之因二：作者的方法论	150
一、强就美刺	150
二、傅会书史和依托名谥	151
三、随文生义	154
第四节 《序辨》从、弃《序》考	159
一、从《序》之篇	160
二、弃《序》之篇	172
第五章 朱熹对《诗经》学传统问题的新诠	184
第一节 “兴善惩逸”的“思无邪”说	184
一、“思无邪”——性情正	184

二、“思无邪”与“诚”	186
第二节 “情性”说	188
第三节 感发之“兴”说	191
一、“兴”与“思无邪”	191
二、“兴”与“涵泳”	193
第四节 “六义”说	195
一、三经三纬	196
二、《风》《雅》《颂》	197
三、赋比兴	199
第五节 “赓和诗”说	204
第六节 “雅郑”、“邪正”之辨	207
第七节 “叶韵”说	212
第六章 二《南》正《风》诗学	215
第一节 周文王王道政化的里巷歌谣	215
一、前学渊源	215
二、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诗篇内容的抒情	216
三、解释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	219
四、篇篇冠以“文王之化”	220
五、文王王道的新民之功	222
六、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矛盾性	224
第二节 《关雎》解释学	225
一、《关雎》诗旨	225
二、《关雎》讨论之其他	229
第七章 《风》诗学	233
第一节 地域风格理论	234
一、各别的地域风格	234
二、地理环境与诗歌风格	236
三、在上者好倡与诗歌风格	239
第二节 创作主体——以变《风》为例	242
一、宫廷王族诗人	242

二、朝臣大夫	243
三、贤者君子	243
四、平民诗人	243
第三节 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	247
一、史上“淫诗”篇数诸说及朱熹《卫风》“淫诗”篇数考	247
二、变《风》“淫诗”考	250
三、朱熹“淫诗”说矛盾探究	254
第四节 《风》诗的理学解释	258
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经与权	258
二、士伦理学	261
第八章 《雅》诗学	269
第一节 《雅》诗学大纲	269
一、史上《雅》诗学	269
二、“小大”、“正变”说	270
第二节 正《雅》学	274
一、正《小雅》	274
二、正《大雅》	284
第三节 变《雅》学	291
一、变《小雅》	291
二、变《大雅》	301
第九章 《颂》诗学	308
第一节 宗庙祭祀的乐歌	309
第二节 《颂》诗伦理学	314
一、文王的“文德”	315
二、后稷的“农德”	318
三、周武王的“武德”	320
四、周成王的“成德”	324
第十章 承前启后的朱熹《诗经》学 ——以《陈风》为例	327

第一节 汉四家《诗》的《陈风》解释	327
一、四家《诗》的义理解释	327
二、四家《诗》的异文、考据	331
第二节 朱熹的《陈风》解释	333
一、歌舞元素	334
二、《序》辨	335
三、黜《序》	337
四、男女之诗	339
第三节 当代《陈风》解释	
——以陈子展《诗三百解题》为例	341
一、综合前人之说	342
二、批评前人成说	343
三、借鉴今人之说	344
四、以诗篇立己说	346
第十一章 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	349
第一节 历史回顾	349
第二节 王道本体论：天命、天理、民意三位一体	352
第三节 王道德性论：真、善、美三位一体	354
第四节 王道效用论：人与人、人与自然大和谐	356
第十二章 朱熹《诗经》学《魏》《唐》为晋风疑说	359
第一节 晋风地域风格	359
第二节 晋风唱和诗说	362
第三节 晋风乱世士子心态	365
第十三章 朱熹《诗经》学的影响	369
第一节 宗朱熹《诗》说而阐扬之	369
第二节 取法朱熹以己意解《诗》	372
第三节 折中于毛朱之间	375
第四节 宗《毛传》而辨驳朱熹《诗传》	378
第五节 对朱熹《诗经》学的整体褒赞与个案之辨	380

一、对朱熹《诗经》学的整体褒赞	381
二、马端临的朱熹废《序》辨	382
三、对朱熹“淫诗”说的辩驳	384
第十四章 朱熹《诗经》学与其诗论、诗作	387
第一节 降而不黜《诗》	387
一、对汉唐《诗经》学体系的由疑而废	388
二、新理学《诗》学体系建立	390
第二节 贬而不废诗	393
一、“诗人之言”的诗论	393
二、以诗名家的创作成就	395
第三节 “平易”的诗美主张	397
一、以歌谣、乐歌解《诗》	398
二、诗论中的“平易”倡导	400
第十五章 朱熹《诗经》学与其辞赋学	403
第一节 理学的本体论	404
第二节 以《诗》诠赋的方法论	410
第三节 尊崇骚赋的价值论	416
参考文献	422
后记	430

绪 论

朱熹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大家,关于他的《诗经》学,当下学界主流认为具有从经学走向文学的特质。这种认识主要由两个因素所致:一是对朱熹自己所标榜的“求《诗》本义”的《诗经》学方法论的“误导”,再是对朱熹“我注六经”经学学术的惯性认识。本书则以“诗无达诂”观点为认识基础,坚持朱熹理学家的定位,认为朱熹《诗经》学的旨归是理学而不是文学。这可以更明确地表述为:朱熹的《诗经》学是精心营构的理学化的解释学^①体系。

中国的“诗无达诂”观可以有如下理解:一是说诗歌作为文学作品,其所内蕴意旨的多样性导致理解上的多样性和难以统一性;再是由于解释者和诗作者时间间隔、身份地位、文化水准、思维模式等诸多的相异性,导致后者很难知晓前者创作的本意;还有就诗歌内容来说,假以甚或不长的时日,恐怕连作者本人有时也未必就能准确记起诗歌创作的本意。《诗经》是诗歌的集合,这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家以“经”目之,但他们在给予《诗》之三百篇以思想的承载时,无疑利用了《诗》三百篇之为诗的能指的多样性,因为他们肯定是知道“诗无达诂”道理的。这样说当是符合逻辑的:“诂”是解释的意思,“无达诂”可以理解为无确解,无确解逻辑地包含解释多样化的意项。这样一来,“诂诗”其实就是关于诗歌的解释活动,上升到学术的层面,即为诗(包括《诗》三百)的解释学了。

其实,如果可以将春秋赋诗现象(如《左传》、《国语》所载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理解为广义的诗的解释学的话,那么无疑,关于《诗》的解释学,早在那个时期或者更早就已有了。再循“诗无达诂”理念,则中国两千多年的

① 这里所说的朱熹《诗经》解释学,和现代西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的“解释学”有所不同:现代西方解释学已经是本体论性质的哲学体系,是为解释学哲学;而我们所说的朱熹《诗经》解释学是关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解释学,即解释者(此在)以一定的方式方法对文本(对象)进行理解解释活动,进而作出认识结论、建立认识体系的学术。

《诗经》学都是关于它的解释学。中国的学术尤其是儒家思想家,在经典的学术问题上有所谓“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分野,并以之来区分汉学、宋学(章句训诂、义理之学)。前者自诩尊重经典本义并深入探求之,后者则被指责为委屈、偏离甚至悖谬经典本义,而实为自己思想理念的阐发。那么就《诗经》的解释来说,朱熹属于两者之中的哪一派呢?一般认为他是“我注六经”的本义派,因为他说自己的《诗经》学原则之一就是“以诗解《诗》”的求《诗》本义。正是由于这一原则之指导,他才有黜《毛序》而解《诗》的惊世之举。

但是,如果我们以“诗无达诂”的精神烛照朱熹的《诗经》学,则它本质上或主导方面,并不是“我注六经”的诗歌本义的沿波讨源,而仍是“六经注我”的解释学。事实上,即使不持“诗无达诂”标尺,客观深入考究朱熹的《诗经》学,仍不难发现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其《诗经》学的最终指向恰恰是理学体系建构的解释学。对朱熹的《诗经》理学解释学,现今学界是怎样的一个认识现状?朱熹是怎样(用什么方法)来精心建构这一体系的?这一体系呈现一个怎样的存在样态?所有这些都是在本书要讨论的内容。

朱熹的《诗经》解释学,实质上是以新的思想与方法,对儒家元典之一的《诗经》重新解释的体系。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于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①钱穆高度评价朱熹,认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他是唯一可比孔子之人:孔子是儒学开创者,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理学集大成者。因为他“将元典儒学作为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从形上学本体论给以关照……通过诠释心性于本体、伦理于天道的联结以及人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形上性和整体性的阐发,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②。张立文接着钱穆之说,认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对传统儒家元典作新的解释形成和母体血肉相连的新学术体系。《诗经》作为儒家的重要元典,自然是朱熹重新解释的重要经典文本。朱熹解释《诗

① 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② 张立文:《朱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自序。

经》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其文学特质的重视，二是对其理学价值的发掘。两者都是对汉唐经学以美刺解《诗经》的大突破、大发展。朱熹作为集大成的学者，无论在《诗经》解释方法还是在《诗经》主旨上，都能兼收并蓄，立足宋学而不废汉唐。故朱熹的《诗经》解释学既是世界观的学问，又是方法论的学问；既有文学的维度，也有理学和史学的维度；既有对经学旧说的继承与扬弃，也有其自身的创新发展。总之，朱熹《诗经》解释学是以理学为旨归的多维度的经学体系。

关于朱熹《诗经》解释学的研究，以往的人们往往从自身的因素出发，“各取所需地抓住某一‘面’某一‘维’或褒或贬，或誉或毁”^①，鲜见多维的诠释研究，间或有之，也全而不深，深而不细。其实朱熹《诗经》解释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但直到近代，对它的褒与贬、毁与誉，还是局限于传统经、史、子、集四分法的“经”学范围内。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在分科之学盛行的环境下，朱熹《诗经》学思想本该像其他传统学术一样获得新的解读生命，但由于政治过分干预学术的背景，朱熹的《诗经》学也被过多地给予政治维的解读。新时期以来，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文学维受到重视，研究成果颇丰，而其他如理学维却少有触及，即使有所触及，也欠深入细致。海外学者群体尽管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但同样也缺乏有关朱熹《诗经》解释学的专门著作。

学界对朱熹《诗经》解释学的研究又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从现代分科学的哲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只不过研究视角方法有所不同。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以时空为研究视角，从“时（历史演变）空（层次角度）的不同方面对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的主要内容进行综合考察和全面分析”^②。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主要以哲学逻辑结构的方法研究朱熹的思想：“运用哲学逻辑结构的方法，提示了朱子理气先后、理一分殊、格致心思、持敬知行、心性情才。”^③张立文的《朱熹评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以理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形神、动静、知行、心性、教育及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④，可见其涉及的学科之细之广。田浩的《朱熹的思维世界》用历史背景展现的方法将朱熹的“思想发展置于他与同时代学人的关系和交往的背景下考察”^⑤。赵峰的《朱熹的

① 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自序。

② 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

③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内容提要。

④ 张立文：《朱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内容简介。

⑤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